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部署的系譜學及其不滿：評阿岡本《什麼是部署？》（書評）

The Genealogy of the Dispositif and Its Discontents: A Review of Giorgio Agamben's Qu'est-ce qu'un dispositif? (Book Review)

doi:10.6752/JCS.200806/SP_(6).0018

文化研究, (6_S),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_S), 2008

作者/Author：楊成瀚(Chen-Han Yang)

頁數/Page：241-24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18](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1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布置的概念

《文化研究》第六期（增刊）（2008年夏季）：241-247

部署的系譜學及其不滿： 評阿岡本《什麼是部署？》（書評）

The Genealogy of the Dispositif and Its Discontents: A Review of Giorgio Agamben's *Qu'est-ce qu'un dispositif ?* (Book Review)

Agamben, Giorgio. 2007. *Qu'est-ce qu'un dispositif?*
Martin Rueff (Traduction). Paris: Éditions Payot &
Rivages. ISBN: 978-2743616724, 50pp.

楊成瀚

Chen-Han Yang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部署」(dispositif)究竟是什麼？它背後承接了哪些脈絡？而我們究竟又該如何使其失效，並解放那些被其所擄獲之物？面對上述的問題，甫於2006年榮獲歐洲「維隆論文獎」(Le Prix Européen de l'Essai Charles Veillon)的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似乎在這本小書中作出了回答。在這本於2007年由義大利波隆那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文學理論暨美學教授呂夫(Martin Rueff)翻譯，Payot & Rivages 出版社出版的小書中，阿岡本首先指出，「部署」乃是傅柯的思考策略中一個決定性的辭彙——尤其是在70年代他開始關注「治理性」(gouvernementalité)或「對人的治理」(gouvernement des hommes)的問題之後。¹於是，阿岡本從傅柯於1977年接受《佛洛伊德場域期刊》(*Ornicar ?*, *Bulletin périodique du champ freudien*)的一次名為〈傅柯的遊戲〉(Le jeu de Michel Foucault)的訪談

1 我們似乎可以這麼說，尤其是在傅柯於1973-74年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所作的名為《精神病學權力》(*Le pouvoir psychiatrique*)的講課中首度使用「部署」一詞之後。

中所提出有關「部署」的定義，歸納出「部署」的三項特質：(1)「部署」所涉及的乃是潛在地吸納所有諸如論述、制度、法律、警察等舉措及哲學命題……等的異質性整體，它是在這些元素間所建立起的「網絡」(réseau)，不論這些元素是否是論述性的；(2)「部署」總是帶有某種具體的策略性功能且總是位於權力的關係中；(3)以這種方式，「部署」乃導致了權力和知識種種關係的「交錯」(croisement)。阿岡本進一步指出，事實上，傅柯所提出的「部署」概念與他於《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中所提出的「實證性」(positivité)概念在字源學上是很相似的。根據傅柯於巴黎高師時期的老師、黑格爾(G. W. F. Hegel)《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的第一位法譯者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詮釋，「命運」(destin)和「實證性」乃是黑格爾哲學中的兩個關鍵概念。而這兩個關鍵概念的區分，事實上也就是從黑格爾於《精神現象學》中對「自然宗教」和「實證宗教」的劃分而來的：「自然宗教」所指的是人的理性和神性的某種立即和普遍的關係，是自由的；而「實證宗教」或「歷史宗教」所指的則是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從外部強加於個體並使其內化的信仰、誠律、儀式和情感的整體，是不自由、是束縛的。而也正是看到了這樣的「實證宗教」或「歷史宗教」對個體所形成的宰制關係或「活人」與「歷史元素」之間的關係，傅柯才選用了「部署」這個「術語」——這個阿岡本於書的一開頭所說的「思想的詩意時刻」(moment poétique de la pensée)。

而與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於1988年所發表的同名文章〈什麼是部署？〉中認為傅柯的「部署」並不是個「普世」(universaux)概念——而是包含了諸如「一」(l'Un)、「全」(le Tout)、「真」(le Vrai)、「客體」、 「主體」等種種不斷流變著的「特異過程」(processus singuliers)的「繁多性」(multiplicité)——的觀點²不同，阿岡本指出，傅柯的「部署」並不是權力的某種「特定」

2 Gilles Deleuze, "Qu' est-ce qu' un dispositif?," in *Deux régimes de fous: texts et entretiens 1975-1995*(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3), p. 320.

(particulier)技術，而是與伊波利特對青年黑格爾的「實證性」的詮釋相仿，乃是個「一般」(général)或「普世」的概念。正是在「部署」的這種一般或普世性特質的情況下，阿岡本才進一步地從法文字典中歸納出了「部署」這個詞的三種不同意義：(1)法律意義上的「判決方」(la partie de la sentence qui décide et dispose)；(2)技術意義上的「機制」(mécanisme)；(3)軍事意義上的「整體戰略配置方式」(l'ensemble des moyens disposés conformément à un plan)。而部署的這三種意義，事實上也都指向爲了因應某種緊急事件並產生立即效果所製造出的整體實踐機制。換言之，對阿岡本來說，傅柯的「部署」乃是個有潛力或可以用來回應某個「特定」時空背景的「普世」概念。

但究竟「部署」又是在怎麼樣的思想或實踐策略，在怎麼樣的歷史背景之下被製造出來的呢？其實，「部署」這個術語的前身乃來自於具有神學或「神聖經濟學」意涵的「家政」(oikonomia)這個概念。在古希臘時期，「家政」指的並不是認識論上的某種典範，而是某種對於「家」(oikos)的一般性管理及經營，某種爲了因應某個問題或某種特殊情況所創制的一般性實踐活動。而到了教會發展的草創階段（約公元二到六世紀），當時的神學家所提出的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論」導致了許多擁護單一神教的智士的抵抗，而爲了平息這樣的抵抗，神學家們才區分了「神學」和「經濟」、「存在」和「行動」以及「本體論」和「實踐」，進而將「家政」「特別化」爲專指聖子耶穌的「道成肉身」或某種救贖的經濟，使「家政」成了某種使得三位一體的教條和世界的「神聖政府」的理念得以在基督教王國中實現的「部署」。直到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階段，「家政」才被翻譯成我們現今所知的「部署」的前身，即「布置」(dispositio)。此外，傅柯所說的「部署」除了承繼伊波利特對青年黑格爾的詮釋、「家政」的神學脈絡之外，事實上，也與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提出的「座架」(Ge-stell)脈絡相關³：座架擺置人，擄獲

3 事實上，阿岡本在這裡同時指出傅柯的「部署」及其神學「布置」(dispositio; dis-ponere; ponere)脈絡與海德格的「座架」及其「布置」(stellen)特質在概念上的親近性與在詞源學上的呼應性。請參閱 Giorgio Agamben,

人、使人聆聽它的布置(stellen)，並使人以「命令」(bestellen)的方式對世界進行解蔽。也正是在這點上，阿岡本區分了兩種不同的階級：「部署」(的經濟)及「活人」或「實體」(的本體論)。從而，阿岡本對於「部署」作出了如下的定義：「……我把所有有能力去捕獲、去導向、去決定、去攔截、去塑造、去控制、去固定活人的種種姿態、種種行為舉止、種種意見和種種論述的東西稱之為部署。」⁴

尤其，在現今資本主義對「部署」的大量繁殖及對生命無所不在的種種治理中，在「部署」對「活人」所進行的種種宰制中，主體不但如同海德格所定義的「動物」(tiers)一般被擄獲，並且不斷地欲求著自身，欲求著自由的幻象，欲求著自身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資本主義的這種「宗教」⁵中和俗世「脫離」(separation)，而不斷地朝著「智人」(homo sapiens)或尼采所說的「超人」(Übermensch)般的主體化——某種與西方長期以來「懺悔部署」(對「自我」的否定及恢復的「非真理」中尋找「真理」)的行動分不開的主體化。且阿岡本指出，事實上，在「部署」與「活人」的關係中，在種種主體化的過程中也早已蘊藏了某種去主體化的癥結所在：問題不在於消滅或摧毀資本主義的「部署」或對「部署」的無限繁殖，而在於(同樣地以出自於羅馬法的脈絡)進行「瀆神」(profanation)，將原先被分離、被消費、被奇觀化、被獻祭給「資本主義教」的東西作「一般使用」重新放回「凡俗界」，並與之「嬉戲」——如同嬰兒不知道鈔票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而將其當作玩具把玩，或如同西班牙導演布紐爾(Luis Buñuel)的《自由的幽靈》(*Le Fantôme de la liberté*)中的布爾喬亞家庭坐在馬桶上於餐桌前優雅地討論人體廢物重量或在廁所上大號時就著小餐桌啃羊排的場景一般⁶——這乃是一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某種政治性的「玩」，某種政治性的

Qu'est-ce qu'un dispositif? (Paris: Éditions Payot & Rivages, 2007), pp. 27-28.

4 Ibid., p.31.

5 Giorgio Agamben, "In Praise of Profanation," in *Profanation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p. 80.

6 Ibid., p. 87.

「瀆神」，某種必然會產生且得以與資本主義教的使用及交換邏輯「分庭抗禮」的「怪誕」(grotesque)場景。阿岡本如是說。

而阿岡本的這本書的特殊貢獻也正在於，它替我們對傅柯所提出的「部署」這個「術語」進行了一個系譜學式的考察——精彩地指出了其背後的神學意涵——並試圖同樣地在神學及羅馬法的系統中尋找出路的可能。基本上，德勒茲的〈什麼是部署？〉還是延續著他於1986年出版的《傅柯》(Foucault)中對於作為「新的檔案學者」和「新的地圖繪製者」的「傅柯」的「虛構」及對於其(所描繪的)「主體化過程」的剖析，還是沿著對於「陳述及可見性曲線」、「力量軸線」及「主體化軸線」所展開的對於「檔案」(l'archive)和「現實」(l'actuel)、「歷史」(l'histoire)和「流變」(le devenir)以及「分析」(l'analytique)和「診斷」(le diagnostic)之間複雜關係⁷的「部署」，關注的還是「部署」背後的力量「配置」(agencement)及其「現實」的問題——而較不是阿岡本透過神學系譜學的考察所擺置出的「部署的家政」與「受造物的本體論」或「部署」與「活人」之間的宰制關係。另外，在一般對於傅柯的研究中，許多研究者多半會跟隨著傅柯，將重心擺在對其前後期作品轉向的內在理路進行文獻學式的探討，但阿岡本卻指出，我們應該將傅柯所提出的這個「部署」的問題重新置放於一個新的脈絡：在這本書的第六小節中阿岡本曾明確提到，他的方法學原則經常是在某個文本、背景中指認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von Feuerbach)所說的「哲學元素」——即「發展力」(Entwicklungsfähigkeit)——或某個文本、背景究竟是在怎麼樣的一個特定的時刻及位置最易被詮釋者強化、最有潛力值得進一步發展的問題。阿岡本曾於2002年8月在「歐洲研究院」(The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所進行的一次名為《什麼是典範？》(What is a Paradigm?)的講課中說到，這樣的一種作為「哲學元素」的「發展力」與班雅明所說的那個「散播在凡俗時間中的彌賽亞時間碎片」⁸十

7 Gilles Deleuze, "Qu'est-ce qu'un dispositif?," in *Deux régimes de fous: texts et entretiens 1975-1995*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3), pp. 322-323.

8 請見<http://www.egs.edu/faculty/agamben/agamben-what-is-a->

分相似的。換言之，阿岡本指出，關鍵正在於找出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於其《文學自傳》(*Biographia Literaria*)的第12章所說的那個「作者的無知」(writer's ignorance)，找出文本中的那個「寫作的終極藝術」(supreme art of writing)⁹，那個「潛能」，那個作者刻意不說、刻意不進一步發展或釐清且刻意留待讀者自行發揮並自尋端倪的部分——以德國哲學家施萊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所說的「比作者了解他自己更好地來了解他」的方式¹⁰——並將其「變現」。

事實上，除了作為對2002年《什麼是典範？》的講課的一次相同方法論的應用之外，我們也可把這本小書看作是對阿岡本1995年出版的《聖者：主權力與裸命》(*Homo sacer. Il potere sovrano e la nuda vita*)、1996年出版的《無盡的手段》(*Mezzi senza fine*)到2002年出版的《敞開狀態：人和動物》(*L'aperto. L'uomo e l'animale*)中對傅柯「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概念進行闡發的「進一步深化」或對2005年出版的《瀆神》(*Profanazioni*)一書的一個註釋。於《瀆神》中〈瀆神頌〉(In Praise of Profanation)¹¹一文裡，阿岡本曾對「瀆神」作出了清楚的定義：如果當代的「資本主義教」透過「博物館」的展示及「色情」的「消費」與「奇觀化」不斷製造出某種「無法瀆神」(the unprofanable)的狀態及「棲居的不可能」的話，那麼，與進行權力簡單移轉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不同，「瀆神」乃是一種「潛力」，一種將原先被「資本主義教」或「商品拜物教」「神聖化」的東西重新放回「一般使用」或「遊戲」場域的「潛力」或新的可能性，一種得以不斷地與「資本主義教」及其「部署」遊戲並不斷地撤銷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政治性遊戲」或「政治性場景」。但於《瀆神》一書中，我們並未能看到阿岡本對於他不斷使用

paradigm-2002.html。(瀏覽日期：2008/5/18)

9 Ibid.

10 Ibid.

11 Giorgio Agamben, "In Praise of Profanation," in *Profanation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pp. 73-92.

的「部署」¹²的這個術語進行進一步地討論和定義，而於一年後出版的《什麼是部署？》的這本小書正充當了個稱職的註腳。

而如果我們可把這本小書當作是《瀆神》的一個註腳來看的話，那麼，我們必須問的是，阿岡本依據神學及羅馬法的脈絡對於傅柯根據諸如精神病學權力……等「現實」的診斷所提出的「部署」概念的「瀆神」，難道不會再一次地進入或早已是某種「部署」嗎？小孩子使資本主義的「商品拜物教」失效，將一疊鈔票當作積木般把玩，玩累了、玩厭了就不玩而恢復吃東西睡覺的「自然」，這難道真的就能展現某種撤銷「部署」的「瀆神潛力」，某種得以與「實證宗教」對抗的救贖力量嗎？且那些在「瀆神」的場景中被「放回一般使用」之物呢？它們於「瀆神」後的命運如何？會不會在經歷了「瀆神」之後，這些「玩玩就扔」之物仍舊將成為阿岡本所考察的那「不能被獻祭且人人可殺」的「聖／剩者」(homo sacer)形象的現代變體？且會不會藉由「瀆神」所打開的新「遊戲」的可能性中，仍舊蘊藏了某種經由資本主義的媒介運作所銘刻的先驗圖式或先驗政體？而我們是否還能去設想某種在「權力部署」或「書寫部署」之外的某種「部署」？這些問題，阿岡本似乎並未在這本書中作出回答——除了「將被資本主義教所分離者重新放回一般使用」的這個「瀆神」的方案之外。且對於「部署」與傅柯於《知識考古學》中所提出的「實證性」之間字源（而不是譜系）上的相似性部分，阿岡本似乎也著墨不多。這或許是讀者在閱讀此書時可以再進一步去思考的問題。

12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法文教授福特(Jeff Fort)在這本書中和傅柯《主體詮釋學》(*L'herméneutique du sujet*)的英譯者布契爾(Graham Burchell)一樣，將「部署」(dispositivo; dispositif)譯為帶有「機器」、「裝置」……等意味的apparatus，而不是隱含著「動作」、「行動」……等意涵的deployment。請參見：Michel Foucault,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1-8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